

中国文学作品选析

二十世纪

•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ZUOPIN XUANXI

◆ 邹焰
◆ 王圣贻
◆ 徐玉玲
编著

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I206
212

选

作

ER SHI 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ZUO PIN XUAN XI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作品选析

邹 焰 王圣贻 徐玉玲 编 著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析

安徽大学出版社
ISBN 7-81025-8102-2
定价：12.00元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析

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析/邹焰等编著. - 合肥:
安徽大学出版社, 2001. 7

ISBN 7-81052-436-4

I. 二… II. 邹… III. ①现代文学-文学评论-
中国②当代文学-文学评论-中国 IV. 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9594 号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析

邹 焰 王圣贻 徐玉玲 编著

出版发行	安徽大学出版社	印 刷	安徽省金荣印刷厂
	(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	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联系电话	总编室 0551-5107719	印 张	14
	发行部 0551-5107784	字 数	390 千
E-mail:	ahdxchps@mail.hf.ah.cn	版 次	2001 年 7 月第 1 版
责任编辑	张 犇	印 次	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封面设计	张劭颀	经 销	新华书店

ISBN 7-81052-436-4/I·42

定价 19.6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《风波》	鲁 迅(1)
辫子也会惹起风波	
——读鲁迅的《风波》	邹 焰 方木培(7)
《秋夜》	鲁 迅(15)
枣树与天空	
——《秋夜》赏析	邹 焰(17)
《天狗》	郭沫若(25)
《天狗》分析	张道才(27)
《夜》	叶圣陶(31)
沉沉黑夜终有尽	
——《夜》浅析	邹 焰(38)
《沉沦》	郁达夫(45)
心灵咏叹调	
——浅析《沉沦》	王圣贻(72)
《故都的秋》	郁达夫(78)
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	
——《故都的秋》探析	邹 焰(81)
《雪花的快乐》	徐志摩(87)
爱,跳着轻盈飘逸的舞蹈	
——析《雪花的快乐》	方习文(88)
《雨巷》	戴望舒(92)

悠长又寂寥的雨巷

——《雨巷》试析 邹 焰(94)

《萧萧》 沈从文(100)

生命底蕴的那份悲凉与悲怆

——赏析《萧萧》 王圣贻(111)

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 艾 青(115)

抗战的呼唤

——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探微 邹 焰(119)

《华威先生》 张天翼(127)

在滑稽与批判之间

——析《华威先生》 方习文(133)

《差半车麦秸》 姚雪垠(137)

在抗战中觉醒和重塑民族性格

——析《差半车麦秸》 王圣贻(148)

《金锁记》 张爱玲(151)

人性的腐蚀与扭曲

——赏析《金锁记》 王圣贻(184)

《我的两家房东》 康 濯(190)

鲜明的新人形象 迭起的悬念设置

——读《我的两家房东》 王圣贻(206)

《黎明的河边》 峻 青(210)

气壮山河的英雄乐章

——《黎明的河边》浅析 徐玉玲(235)

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 王 蒙(241)

“官老爷”的最初画像

——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浅析 徐玉玲(270)

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	马 烽(276)
“龙拿虎跳”的人物	
——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简析	徐玉玲(288)
《关汉卿》第八场	田 汉(293)
“左翼”知识分子理想化的自我认定	
——《关汉卿》探析	徐玉玲(302)
《雪浪花》	杨 朔(309)
追求诗意 歌颂人民	
——浅谈杨朔的《雪浪花》及其“诗化散文”主张 王圣贻(312)	
《故园六咏》	流沙河(316)
荒诞岁月里的人情世态	
——《故园六咏》赏析	徐玉玲(320)
《班主任》	刘心武(325)
“救救孩子”的第二声呐喊	
——《班主任》探析	徐玉玲(345)
《弧线》	顾 城(350)
简洁的意象深寓着生活的感触	
——析《弧线》	王圣贻(351)
《乡愁》	余光中(355)
浓浓乡愁一根牵	
——《乡愁》赏析	汪焕荣(356)
《哑奴》	三 毛(360)
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	
——《哑奴》简析	汪焕荣(374)
《西线无战事》	徐怀中(378)
高歌一曲有血有肉的普通军人	

美好的憧憬 深远的意蕴

—《哦，香雪》赏析 王圣贻(429)

《秦腔》 贾平凹(433)

粗犷的歌喉 率真的民性

—《秦腔》赏析 徐玉玲(439)

风 波

鲁 迅

临河的土场上，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。场边靠河的乌柏树叶，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，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。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，逐渐减少了炊烟，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，放下小桌子和矮凳；人知道，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。

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，摇着大芭蕉扇闲谈，孩子飞也似的跑，或者蹲在乌柏树下赌玩石子。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，热蓬蓬冒烟。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，文豪见了，大发诗兴，说，“无思无虑，这真是田家乐呵！”

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，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。这时候，九斤老太正在大怒，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：

“我活到七十九岁了，活够了，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，——还是死的好。立刻就要吃饭了，还吃炒豆子，吃穷了一家子！”

伊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，正从对面跑来，见这情形，便直奔河边，藏在乌柏树后，伸出双丫角的小头，大声说，“这老不死的！”

九斤老太虽然高寿，耳朵却还不很聋，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，仍旧自己说：“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”

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，女人生下孩子，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，使用斤数当作小名。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，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，常说伊年青的时候，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，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：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。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，少了三斤，比伊父亲七斤，又少了一斤，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。所以伊又用劲说，“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”

伊的儿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，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，愤愤地说，“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。六斤生下来的时候，不是六斤五两么？你家的秤又是私秤，加重称，十八两秤；用了准十六，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。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，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，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……”

“一代不如一代！”

七斤嫂还没有答话，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，便移了方向，对他嚷道，“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死到那里去了！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！”

七斤虽然住在农村，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。从他的祖父到他，三代不捏锄头柄了；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，每日一回，早晨从鲁镇进城，傍晚又回到鲁镇，因此很知道些时事：例如什么地方，雷公劈死了蜈蚣精；什么地方，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。他在村人里面，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。但夏天吃饭不点灯，却还守着农家习惯，所以回家太迟，是该骂的。

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，低着头，慢慢地走来，坐在矮凳上。六斤也趁势溜出，坐在他身边，叫他爹爹。七斤没有应。

“一代不如一代！”九斤老太说。

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叹了一口气说，“皇帝坐了龙庭了。”

七斤嫂呆了一刻，忽而恍然大悟的道，“这可好了，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！”

七斤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我没有辫子。”

“皇帝要辫子么？”

“皇帝要辫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七斤嫂有些着急，赶忙的问。

“咸亨酒店里的人，都说要的。”

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，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。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，便忍不住动怒，怪他恨他怨他；忽然又绝望起来，装好一碗饭，搽在七斤的面前道，“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！哭丧着脸，就会长出辫子来么？”

太阳收尽了它最末的光线了，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；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，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。七斤嫂吃完三碗饭，偶然抬起头，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。伊透过乌桕叶，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，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。

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，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惟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；因为有学问，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。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《三国志》，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；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，甚至于

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。革命以后，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，像道士一般；常常叹息说，倘若赵子龙在世，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。七斤嫂眼睛好，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，却变成光滑头皮，乌黑发顶；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，而且一定须有辫子，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。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，轻易是不常穿的，三年以来，只穿过两次：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，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；现在是第三次了，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，于他的仇家有殃了。

七斤嫂记得，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，曾经骂过赵七爷是“贱胎”，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，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。

赵七爷一路走来，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，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，“七爷，请在我们这里用饭！”七爷也一路点头，说道：“请请”，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。七斤们连忙招呼，七爷也微笑着说“请请”，一面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。

“好香的干菜，——听到了风声了么？”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。

“皇帝坐了龙庭了。”七斤说。

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，竭力陪笑道，“皇帝已经坐了龙庭，几时皇恩大赦呢？”

“皇恩大赦？——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。”七爷说到这里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，“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，辫子？这倒是要紧的事。你们知道：长毛时候，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，……”

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，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，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，事情自然非常重大，无可挽回，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一代不如一代，——”九斤老太正在不平，趁这机会，便对赵七爷说，“现在的长毛，只是剪人家的辫子，僧不僧，道不道的。从前的长毛，这样的么？我活到七十九岁了，活够了。从前的长毛是——整匹的红缎子裹头，拖下去，拖下去，一直拖到脚跟；王爷是黄缎子，拖下去，黄缎子；红缎子，黄缎子，——我活够了，七十九岁了。”

七斤嫂站起身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怎么好呢？这样的一班老小，都靠他养

活的人，……”

赵七爷摇头道：“那也没法。没有辫子，该当何罪，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。不管他家里有什么人。”

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，可真是完全绝望了；自己急得没法，便忽然又恨到七斤。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，“这死尸自作自受！造反的时候，我本来说，不要撑船了，不要上城了。他偏要死进城去，滚进城去，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。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，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。这囚徒自作自受，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？这活死尸的囚徒……”

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，都赶紧吃完饭，聚在七斤家饭桌的周围。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，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，很不雅观，便只得抬起头，慢慢地说道：

“你今天说现成话，那时你……”

“你这活死尸的囚徒……”

看客中间，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，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，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；这时过意不去，连忙解劝说，“七斤嫂，算了罢。人不是神仙，谁知道未来事呢？便是七斤嫂，那时不也说，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？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，……”

七斤嫂没有听完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；便将筷子转过向来，指着八一嫂的鼻子，说，“阿呀，这是什么话呵！八一嫂，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，会说出这样昏诞糊涂话么？那时我是，整整哭了三天，谁都看见；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，……”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，拿了空碗，伸手去嚷着要添。七斤嫂正没好气，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，直扎下去，大喝道，“谁要你来多嘴！你这偷汉的小寡妇！”

扑的一声，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，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，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。七斤直跳起来，捡起破碗，合上了检查一回，也喝道：“入娘的！”一巴掌打倒了六斤。六斤躺着哭，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，连说着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一同走了。

八一嫂也发怒，大声说，“七斤嫂，你‘恨棒打人’……”

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；但自从八一嫂说了“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”这话以后，却有些生气了。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，接着说：“‘恨棒打人’，算

什么呢。大兵是就要到的。你可知道，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，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，他一支丈八蛇矛，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谁能抵挡他，”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，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，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：“你能抵挡他么！”

八一嫂正气得抱着孩子发抖，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，瞪着眼，准对伊冲过来，便十分害怕，不敢说完话，回身走了。赵七爷也跟着走去，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，一面让开路，几个剪过辫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，怕他看见。赵七爷也不细心察访，通过人丛，忽然转入乌柏树后，说道“你能抵挡他么！”跨上独木桥，扬长去了。

村人们呆呆站着，心里计算，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，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。七斤既然犯了皇法，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，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，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，也觉得有些畅快。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，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。嗡嗡一阵乱嚷，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，闯到乌柏树下去做市；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，关上门去睡觉。七斤嫂咕嘟着，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，关上门睡觉了。

七斤将破碗拿回家里，坐在门槛上吸烟；但非常忧愁，忘却了吸烟，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，渐渐发黑了。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，也想些方法，想些计划，但总是非常模糊，贯穿不得：“辫子呢辫子？丈八蛇矛。一代不如一代！皇帝坐龙庭。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。谁能抵挡他？书上一条一条写着。入娘的！……”

第二日清晨，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，傍晚回到鲁镇，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。他在晚饭席上，对九斤老太说，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，因为缺口大，所以要十六个铜钉，三文一个，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。

九斤老太很不高兴地说，“一代不如一代，我是活够了。三文钱一个钉；从前的钉，这样的么？从前的钉是……我活了七十九岁了，——”

此后七斤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，但家景总有些黯淡，村人大抵回避着，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。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，还时常叫他“囚徒”。

过了十多日，七斤从城内回家，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，问他说，“你在城

里可听到些什么？”
“没有听到些什么。”

“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？”
“他们没有说。”

“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么？”
“也没人说。”

“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。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，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，辫子又盘在顶上了，也没有穿长衫。”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你想，不坐龙庭了罢？”
“我想，不坐了罢。”

现在的七斤，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，相当的待遇了。到夏天，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；大家见了，都笑嘻嘻的招呼。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，仍然不平而且康健。六斤的双丫角，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；伊虽然新近裹脚，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，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，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。

选自《鲁迅名篇鉴赏辞典》，广西教育出版社

辫子也会惹起风波

——读鲁迅的《风波》

邹 焰 方木培

1920年8月，鲁迅写了《风波》。这篇小说经陈独秀之手发表在1920年9月《新青年》第8卷第1号上。这是鲁迅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，它取材于1917年张勋拥废帝复辟的历史事件。

张勋复辟时，鲁迅正在北京，他亲睹了这幕丑剧，激愤之极，愤然辞去了在教育部的职务以示抗议。1934年鲁迅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一文中回顾道：“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，那就是张勋‘复辟’，一不小心，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，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，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。幸而不几天就失败，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，分开，披落，烫卷……”又说：“张勋的姓名已经黯淡，‘复辟’的事件也逐渐遗忘，我曾在《风波》里提到它，别的作品却似乎没有见，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。”

然而，当真实的历史事件开始被人们淡忘的时候，一经鲁迅注目和开掘，它仍然能震撼读者的心灵。

《风波》并没有直接取材于发生在北京的事件，而只写了这一事件在江南一个偏僻农村的投影。小说以“皇帝坐了龙庭了”，“没有辫子该当何罪”为线索，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停滞落后的状态和农民的精神弱点。小说鞭挞最重的是为虎作伥的赵七爷；而作者真正感到痛心、忧愤、不满和着重揭露的是作为被压迫者的农民的不觉悟。作者试图启示人们，如果不改变人民群众的落后思想面貌，中国社会就不能进步，任何改革都是空话。

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围绕辫子问题而展开的。全文共四部分，以空行为标志，自成段落：

文章的第一部分,写“风波”的初起。

开头两节,采用的是全面烘托的手法,描画出旧中国江南农村夏天傍晚的风俗画。主要通过勾画夏日晚餐的场面,交代出农民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。欲写“风波”先渲染其平淡,这是替“风波”之起蓄势。

作者以“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,文豪见了,大发诗兴,说:‘无思无虑,这真是田家乐呵!’”来收束第二节,其实是对脱离社会实际,粉饰黑暗现实酸腐不堪的“文豪”的嘲讽。指出这些所谓“文豪”对农民生活理解上的偏见,同时也借此作引子,为下文进一步展现农民的生活作好铺垫。

接着,笔锋一转,为我们请出了一位对现实不满、不平,喜欢怀旧的人物——九斤老太。九斤老太的不满和不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亲眼目睹农民家庭的“败家相”,这自然是农民生活日趋贫困破产的反映;二是感到“现在的时世不对了”。其理由是“伊年轻的时候,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,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……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,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……”她把自己的不满和不平归结为“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”。

九斤老太是老一代落后农民的典型。她的错误,不在于对现状的不满,而在于一味地怀旧。作者对九斤老太这个人物的刻画,不但暗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广大农民日趋衰落的黑暗现实,同时还加浓了整个作品讽刺的气氛。是从农村生活场景的一般描写转入“风波”本身前的一个过渡。

正当九斤老太喋喋不休地不满、不平和七斤嫂愤愤地为六斤的出生时的体重辩护的时候,七斤从城里带回“皇帝坐了龙庭”的消息,于是“风波”骤然而起。

“皇帝坐了龙庭了”,“皇帝要辫子”,七斤没有辫子,立刻牵出了“辫子问题”,并在家庭中引起一场纠纷。七斤夫妇忧心忡忡:七

斤低着头，“哭丧着脸”，七斤嫂一开始觉得“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”，继而迁怒于七斤，“怪他恨他怨他”，以至最后“绝望起来”。渲染出了“风波”初起的气氛，预示着“风波”的发展更加不同寻常。

文章的第二部分，作者正面描写了“风波”，这是小说的发展和高潮。

作者首先用三节的篇幅，介绍赵七爷的出场、外貌及身份。文章采用插叙的手法：一写他是“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”，点明了他的身份；二写他“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《三国志》，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”，勾画出他的装模作样和假斯文；三写他革命以后，“将辫子盘在顶上，像道士一样”暗示出他日夜盼望封建王朝的复辟；四写他的长衫，揭露出他的阴狠。赵七爷“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”，那件长衫，“轻易是不常穿的，三年以来，只穿过两次；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，一次是曾经砸烂酒店的鲁大爺死了的时候”。现在他第三次穿这件长衫了。七斤嫂再想到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，曾经骂赵七爷“贱胎”，更加“直觉到七斤的危险，心坎里‘突突’地发起跳来”。一条辫子，一件长衫，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赵七爷这个假遗老的本性和得意忘形的神态。这样的介绍，既从侧面烘托出了赵七爷的反动威势，又揭示出封建顽固势力与农民的矛盾。

接着作者写赵七爷利用七斤在辛亥革命中被剪去辫子的问题，向七斤一家进行要挟，叫嚷“没有辫子，该当何罪……”“风波”进入高潮。赵七爷径直走到七斤家饭桌旁边，他幸灾乐祸地想告诉七斤“皇帝坐了龙庭了”。但他不说，只是在“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”之后，才不动声色地用一句话点醒：“听到了风声了么？”然后由七斤自己说出“皇帝坐了龙庭了！”他避开七斤嫂的问话，声色俱厉直逼七斤最害怕的问题——“但是，你家七斤的辫子呢，辫子？这倒是要紧的事”。并引出所谓长毛时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的

先例为证,把七斤和七斤嫂,吓得“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,耳朵里嗡嗡的一声,再也说不出一句话”。赵七爷又逼进一步说:“没有辫子,该当何罪,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……”一直逼到七斤嫂“完全绝望了”,真是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。七斤夫妇在赵七爷的进攻面前,被他的汹汹气势所吓倒,由开始时的担心、忧愁,一变而为惊恐万状。七斤嫂甚至把怨恨转向丈夫,以与丈夫的纠葛代替对对立面的抗争。当八一嫂仗义执言,无意中透了她的底,并且说出“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”的话以后,她又转而去与八一嫂纠缠,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女儿六斤出气,幻想借此取得封建顽固势力的谅解。这里,七斤嫂的思想褊狭、目光短浅、不明是非、看重势利、欺善怕恶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。然而,赵七爷并没有因为上述农民内部的纠葛而停止进攻。当赵七爷听了八一嫂“……还没有告示”的话以后,便恼羞成怒,立刻抬出了“张大帅”,说什么“大兵就要到的”,“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”,“你能抵挡他么?”这是以古典来奉行蒙骗讹诈。“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,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,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:‘你能抵挡他么!’”以至吓得八一嫂“不敢说完话”,便“回身走了”。寥寥数语,一个动作,就把赵七爷的嚣张气焰刻画得淋漓尽致。然而,可悲的是,对于这样一个靠假学问和信口胡说来骗人、欺压人、害人的封建僵尸,村民中却没有一个人敢反抗他或识破其面目。这表明,长期以来封建势力对人们的统治之严酷和精神毒害之深,并因此造成了国民的愚弱。

最后,作者以两节文字写赵七爷走后七斤和其他村民的内心活动,进一步表现当时农民麻木落后的精神状态。

赵七爷扬长而去之后,村人们“呆呆站着”,“心里计算”着,对于七斤剪辫子要杀头的灾祸,他们并不同情,甚至想起他平时“那般骄傲模样”,还觉得有些“畅快”。他们不但对辛亥革命不理解,